联合国 S/PV.6734



安全理事会

临时逐字记录

第六十七年

第六七三四次会议

2012年3月12日星期一上午9时50分举行
纽约

主席：	黑格先生	……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成员：	阿塞拜疆	……	梅赫迪耶夫先生
	中国	……	李保东先生
	哥伦比亚	……	奥索里奥先生
	法国	……	朱佩先生
	德国	……	韦斯特韦勒先生
	危地马拉	……	卡瓦列罗斯先生
	印度	……	哈迪普·辛格·普里先生
	摩洛哥	……	卢利什基先生
	巴基斯坦	……	哈龙先生
	葡萄牙	……	波塔斯先生
	俄罗斯联邦	……	拉夫罗夫先生
	南非	……	桑库先生
	多哥	……	梅南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	罗德姆·克林顿夫人

议程项目

中东局势

12-25972 (C)







上午 9 时 50 分开会。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中东局势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谨热烈欢迎秘书长、各位部长和其他代表参加本次会议。他们的联袂出席，证实了将要讨论的议题的重要性。

安全理事会现在开始审议其议程上的项目。

我请秘书长潘基文先生阁下发言。

秘书长(以英语发言)：我很高兴欢迎出席本次重要会议的各位部长。我感谢黑格外交大臣利用联合王国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的机会，注重中东已经发生和目前仍在演变的戏剧性的事态发展。

过去一年中不同寻常的事件改变了该区域和世界。我们看到新的不断走向民主化的突尼斯——该国最初的星星之火已经燎原。我们看到利比亚推翻了数十年的独裁统治。我们看到也门选举出新的总统。我们看到该区域的人民——争当先锋的妇女和青年——继续要求自由和人权、尊严和机会、负责任的政府，以及结束腐败和对财富和权力的垄断。这场自发和本土的民主运动，是阿拉伯人民的功劳。

但我们也必须认识到，人类痛苦和生命损失的代价是巨大的。我们此刻头脑清醒。在埃及，我们继续敦促早日向文职政府和平移交权力。在巴林，仍然需要进行包容各方的对话和有意义的改革进程。在另外一些国家里，人民不断站立起来并克服他们的恐惧，要求获得更多的政治权力和社会正义。

在叙利亚，民众最初以和平方式要求获得被长期剥夺的民主权利，现在变成危险的暴力循环，使叙利亚和区域的前途莫测。叙利亚政府没有履行保护本国人民的责任，反而使几个城市中的公民遭受军事进攻和过度使用武力。这些可耻的行动仍在继续。对伊德利卜、霍姆斯和该国其他地方的持续进攻，在过去两天中打死了包括妇女与儿童在内的数十人。

我感谢安全理事会对联合国人道主义努力的支持。主管人道主义事务副秘书长瓦莱丽·阿莫斯女士在访问该国之后，继续努力争取畅通无阻的必要准入，以应对这场灾难。叙利亚问题国际调查委员会得出结论，叙利亚政府军犯下广泛、有系统和粗暴的侵犯人权行为，构成危害人类罪行。

然而，冲突仍在加深。越来越多的人在境内流离失所，或在邻国寻求庇护。更多的群体拿起武器。国际社会亟需制止暴力。大会明确表示，支持阿拉伯国家联盟有关停止暴力和实现和平政治解决的呼吁。我同阿拉伯联盟秘书长阿拉比一道，请科菲·安南前秘书长担任我们的联合特使，利用他的斡旋，促进紧急实现这些目标。他将得到纳赛尔·基德瓦副特使的协助。

各位成员已密切注意到，联合特使周末刚刚访问过叙利亚。在此之前，他在纽约同我和其他人，并且在开罗同阿拉比秘书长和在那里出席阿拉伯联盟部长级会议的许多部长，进行了密集协商。在大马士革，他同阿萨德总统两次会晤，同部分反对派以及叙利亚民间社会、企业界和宗教界领袖进行会谈。叙利亚的所有对话者，都欢迎安南先生的使命。

安南先生同阿萨德总统进行了坦率和全面的讨论，向总统提出了具体的建议。他敦促阿萨德总统立即采取步骤，结束暴力和滥权，解决人道主义危机，并在安南先生的协助下，开展一个和平、包容性、由叙利亚人领导的政治进程，以便满足叙利亚人民的合法的民主愿望。

我要同安南先生一道，敦促阿萨德总统在今后几天里，根据联合特使提出的建议，迅速采取行动。我呼吁安全理事会团结起来，大力支持结束暴力，并支持安南先生的使命，帮助叙利亚从更深重灾难的边缘退回来。这对叙利亚人民和整个区域而言，是至关重要的。

我赞赏俄罗斯联邦和中国最近的举措，包括它们同叙利亚和阿拉伯国家联盟的接触。在这关键时刻，安理会必须以一个声音说话，并且我希望安理会能够想方设法通过一项协商一致的决议，发出一个坚决果断的信息。

也请允许我就该区域今后更广泛的前景讲几句话。我认为需要牢记五个要点。

第一，领导人必须选择有意义的改革之路，或是让位于将会这样做的人。人民不想要装饰性的改变，仅仅给人少得可怜的民主滋味。他们要求可问责的治理和杜绝腐败与任人唯亲的坚定措施。

第二，我们必须促进多元化和保护少数族裔的权利。包容性政府，应当成为该区域新的民主政体的格言。

第三，妇女曾走进广场和街道要求变革，现在有权坐在桌旁，对决策拥有真正的影响力，并且不受暴力、恐吓和虐待。妇女赋权方面的不足，长久以来拖住阿拉伯区域的后腿。

第四，我们必须为年轻人创造机会。为把新步入社会的年轻人吸收到劳动力队伍中，阿拉伯国家需要在今后 10 年中创造 5 000 万份工作。

第五，必须实现区域和平。以巴冲突不解决，就无法在自由、尊严和非暴力等理想信念的基础上实现彻底的区域觉醒。

可是，过去的一年并没有带来新的势头。和平进程仍处于僵局。加沙局势再次证明其不可持续性。我极为关切加沙与以色列之间局势最近出现升级。平民再次付出惨重的代价。从加沙向以色列平民区发起的火箭炮袭击是令人无法接受的，必须立即终止。我再次呼吁以色列厉行最大程度的克制。

我一直呼吁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领导人拥护区域变革，并显示出必要的勇气和远见，以达成历史性协议。今天早晨我会晤了“四方”机制伙伴，我们将继续一同努力，协助双方开辟前进的道路。我们必须创造条件，以进行有意义的谈判；从而解决领土、安全、难民和耶路撒冷等重要的最终地位问题，并结束 1967 年以来的占领。这是实现公正持久和平，把两国在和平与安全中毗邻共存的愿景变成现实的唯一途径。

结束因对伊朗核计划的关切而导致的紧张局面也会对该区域有好处。我敦促各方厉行最大程度的谨慎和克制，开展真诚的外交努力，并遵循安理会的所有相关决议。

20 年前，上一代人在东欧反抗专制，国际社会迅速给予了帮助。今天，国际社会应当再次行动起来。我们在采取行动的时候，必须摆脱那些常常左右着阿拉伯国家与其伙伴之间关系的假设。其中一个很有害的看法是，阿拉伯世界尚不适于民主；另一个看法是，安全必须高于人权。

这些假想导致的结果就是，不具代表性的政府得以继续当权，不论是民主还是安全都没有受益。联合国同样必须调整其对待该区域的方式。我们正把我们的各方面专长和最佳做法提供给过渡中的各国，供其借鉴。我们坚决致力于尽我们的一份力量，以便使这个正处于深刻变革中的区域能够实现和平，发挥其潜力。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秘书长的发言。

我现在以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外交和联邦事务大臣的身份发言。

我感谢秘书长的通报。

我很荣幸主持安全理事会关于中东问题的本次特别会议。联合王国召集本次会议有两个重要原因。第一是呼吁加紧国际努力，在尊重阿拉伯国家主权的同时，支持中东的政治和经济自由。这包括在埃及、突尼斯、也门和利比亚努力实现成功过渡的时候，对它们给予有意义的援助。第二是再次呼吁安全理事会采取必要的紧急行动，制止叙利亚境内的流血局面。

众所周知，阿拉伯之春已经成为 21 世纪初最重大的事件，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深刻的影响，因此安全理事会理当对此进行辩论。有些人对它又惊又

怕，然而在英国，我们非常积极地看待此事。自冷战结束之后，它开启了最大程度扩展人类自由的前景，开启了 20 年后中东将由开放、繁荣和稳定的社会所构成的前景。假如这幅图景中还包括以色列人与巴勒斯坦人之间的和平——过去几天来加沙及其周围地区的事件更凸显了这种需要，包括通过谈判解决伊朗核危机，那么我们更有希望帮助把这一前景变成现实。

相反，假如我们置该区域于不顾，降低期望并任由悲观心态占据上风，发出镇压和暴力会被容忍的信号，或者任由叙利亚滑向内战或继续受到暴力震荡，那我们就会浪费大好时机，关于该区域未来的一些最令人恐惧的情况就会成为现实。

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积极进展在两年前似乎是不可想象的。例如在突尼斯，自 1950 年代以来第一次民主选举了议会，妇女占有了 24%的席位；在利比亚，实行一人统治长达 40 年之后产生了新的政府；在摩洛哥，根据新宪法举行了更加自由的选举。其中有些国家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在今后若干年中还会既有进步又有挫折。

但这更加表明有必要帮助阿拉伯国家建设其机构，开放其经济体，创建强有力的民间社会，只要它们请求提供这类援助。英国正在这方面尽一己之力。我们的阿拉伯伙伴举措正在支持 10 个不同国家的项目。国际社会可以通过国际金融机构、8 国集团及区域组织，在更大规模上做出更多努力。欧洲联盟已经大胆地向该区域表示愿意提供支持，这一点现在必须充分加以落实。

我们认为，应当以三项明确的原则指导我们在这些工作的基础上继续努力。第一，对人权与自由的诉求是普世的，它会随着时间推移而自我扩展，因为这是人的根本愿望。这不是一个新概念：它载于《联合国宪章》的序言和大会 64 年前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中。政府如果忽视这一真理，就要自冒风险。许多国家的经验都证实了这一点。

阿拉伯之春再次证明了历史对世人的告诫：政府若以铁拳应对其国民不可压抑的梦想、合理的诉求和不可被征服的希望，那么长远而言，此种政府注定将失败。镇压是一项失败政策，不能建设稳定。该地区所有政府都应当拥护和平改革，向着更大的政治和经济自由迈出决定性步伐。如若不然，我们可能就会看到，随着人们要求自己的权利而出现更多狂暴的决裂，到那时，任何威逼都不能说服人民，让他们放弃争取自己的权利。

第二个基本原则是，我们不能从外部来号令变革，我们也无意这样做。民主没有单一模式，因此，应当由该区域各国人民根据各自不同的文化、传统和政治体系来决定其未来。然而，世界上任何地方的政府都没有理由对人民使用暴力，或者辩称基本的民主原则——公民选择和变更其代表的权利——不适用于该国。

我们英国将始终捍卫这一重要原则。因此，我们也必须尊重阿拉伯国家公民通过投票箱所做的选择。这包括准备好与新当选的、从伊斯兰信仰汲取灵感的团体进行合作，同时要求他们和其他人一样，遵守非暴力、尊重人权、愿意尊重今后选举结果等高标准。

第三项原则是经济与政治改革携手并进。经济成功对于支持稳定与繁荣必不可少，但是，没有更大的政治公开性，同样不可能实现长期稳定。

最后，阿拉伯之春将是一代人的事业。我们必须从战略上表现出耐心，不要置该区域于不顾。

不过，假如我们不能捍卫我们的价值观，不能面对当今最紧迫的危机履行我们的责任，那么所有这些良好愿望都将无济于事。叙利亚危机为本次辩论会投下了长长的阴影。在世界上绝大多数人看来，安理会迄今还没能对叙利亚人民承担起责任。它没能应对叙利亚政权对和平抗议者进行的残暴镇压。它还没有以它的影响和权威来支持阿拉伯国家联盟的努力。现在，安全理事会应当表现出团结并发挥领导作用了。

安理会应能呼吁立即终止残暴镇压和侵犯人权行为。安理会应当能够要求停止一切暴力，并呼吁立即允许人道主义援助畅通无阻地进入；呼吁叙利亚政府履行其自己对阿拉伯国家联盟的承诺，停止军事行动，将其部队撤出城镇，释放所有政治犯，并允许媒体进入；核可阿拉伯国家联盟的工作和科菲·安南作为联合国-阿拉伯国家联盟联合特使所开展的工作；并支持联合国和阿盟协调由叙利亚人领导的政治过渡进程。我再次呼吁安理会通过一项含有这些基本要点的决议。

在本会议厅外，联合王国专家正在约旦、土耳其和黎巴嫩开展工作，帮助记录针对叙利亚人民实施的犯罪行为。我敦促安理会其他成员国与我们一道进行这项努力，以便让该政权知道，它若继续一意孤行，不会不受惩罚。

在座各位所代表的国家并非都以同样的方式看待“阿拉伯之春”。但我们对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负有共同责任，也有极大的意愿一道努力。最初创立联合国正是出于这一原因。我们现在应当本着这一精神齐心协力，不仅制止叙利亚境内的流血事件，而且还向这一至关重要的地区提供长期支持。

我现在恢复行使安理会主席的职能。

我请安全理事会其他成员发言。

朱佩先生(法国)(以法语发言)：《联合国宪章》把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首要责任赋予安全理事会。本组织还确认国家主权和不干涉内政为基本原则。2005年，我们工作的演变导致我们确认，当保护的责任得不到保障、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在我们的眼前发生，而政府应当为作为和不作为承担责任时，安理会有义务采取行动。

今天的会议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举行的。我感谢联合王国倡议召开本次会议。这是一次机会，我们可借此审议安理会能够而且应当如何行事，帮助“阿拉伯之春”成为一股促进该地区和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力量。

一年多以来，阿拉伯世界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变革浪潮。突尼斯人民、埃及人民、利比亚人民、也门人民和叙利亚人民凭借非凡的勇气，不畏强暴，要求属于自己的权利。他们本着令人钦佩的决心奋起要求其理应享有的自由、人的尊严和民主权利。法国认为，此举证明，人们普遍渴望民主。它再次证实历史的经验教训，那就是，压制人民声音的政权没有任何前途，压制人权的政府迟早会垮台。

若非有些局势由于过时的政府顽固不化而恶化，安全理事会本不会知道这些局势。在突尼斯和埃及，人民自己已经把丧失信誉的当局赶下台，并开始民主进程——尽管不无困难，却未引发大规模流血事件。在约旦和摩洛哥，政治当局勇敢地选择对话、改革和选举。仅几天前我还在摩洛哥，该国是整个地区一个富有希望的例子。

当然，任何事情都尚未尘埃落定。当然，正如我们大家所知，任何民主革命都带有令人失望和退步的危险。我们都知道，民主过渡需要时间。但历史正在前进，席卷阿拉伯世界的变革对于该地区以及对于和平都是一次机会。

然而，利比亚却没有这样幸运，因而安理会的责任立即就明确无疑了。利比亚人民遇到一位独裁者和一个决心把他们对自由的渴望淹没在血泊中的政权。2011年2月26日，为表达各方的普遍谴责，安全理事会一致通过第1970(2011)号决议，决定对利比亚政权实施制裁，并呼吁国际刑事法院处理野蛮镇压行为——国际刑事法院的检察官把这一行为定为危害人类罪。面对一位扬言要屠杀班加西民众的独裁者，各区域组织，首先是阿拉伯国家联盟，同样还有非洲联盟，呼吁安全理事会采取行动。这就是通过第1973(2011)号决议的原因。为通过这项决议，法国作出了不懈努力。

法国为促使通过该决议而感到自豪。我们坚信，在该决议中，安理会集体作出了唯一光荣而正确的决定。由于该决议，我们挽救了数千人的生命，并保护了利比亚人民。由于该决议，班加西不会作为经历壮

烈牺牲的城镇，而是作为自由的象征载入史册。我要在安理会明确申明，质疑我们行动的合理性和合法性，暗示这些行动本身导致了犯罪行为——尽管正如人权理事会调查委员会再次确认的那样，所有的证据均表明，情况恰恰相反——那是在歪曲历史，也是在侮辱为获得自由而英勇奋战的全体利比亚人民。今天，在通过延长联合国利比亚支助团任务期限的第2040(2012)号决议时，安理会继续肩负起自己的责任，帮助利比亚建立法治和创造民主进步的条件。

在也门，安理会也履行了自己的义务。正是由于安理会去年 10 月一致通过了第 2014(2011)号决议，也门最终得以根据海湾合作委员会的倡议实现和平移交权力。在经历数月的危机和冲突之后，也门建立了一个民族团结政府，一位新总统在获得广泛支持的情况下当选，紧张局势得到了缓解。当然，并非所有问题都得到了解决，但也门历史的一个新时代已经现出了曙光。在这两个情况中，安理会都采取了有效行动，因为它不仅响应了民众的呼声，而且也响应了区域组织的呼声。区域组织阐明了情况，并指明了政治解决的途径。

今天，安理会面临叙利亚境内的悲剧。过去一年，自 2011 年 3 月 18 日在 Dar’a 发生首次大规模和平示威以来，叙利亚局势日益变得不可容忍。叙利亚政权对本国人民的呼声，以及国际社会的一切呼吁，包括阿盟及其亲密伙伴的呼吁，充耳不闻，沉迷于实施日益血腥的镇压和日益野蛮的暴力。大会、人权理事会以及调查委员会的报告均以最强烈的言词明确谴责了叙利亚政权一意孤行的做法。调查委员会报告提出的指控不容辩解，今天再次证实叙利亚境内正在犯下危害人类罪。

当务之急显然是制止暴力和确保民众获得人道主义援助。阿莫斯女士不久将向安理会通报她在实地的访问情况，她已经说，她所看到的情景令她感到震惊。我们已经知道叙利亚平民每天所经历的这些犯罪行为、暴力和恐怖。与 30 年前的哈马一样，霍姆斯将作为一个其烈士令我们难以忘怀的城市载入人类史册。

只有在政治上满足人民的合理愿望并进行人们如此强烈要求的改革，才能有助于化解叙利亚危机。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根据阿拉伯国家联盟 1 月 22 日提出的计划进行过渡。阿盟的计划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大会 2 月 16 日第 66/253 号决议和安全理事会 2 月 4 日的投票就表明了这一点。不存在任何其他可能的和平解决办法。

正如我几天前在人权理事会强调的那样，叙利亚政权所犯的罪行不可不受惩罚。该国文职和军事当局在法庭上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作出交待的那一天必将到来。我们现在就应当为国际刑事法院采取行动创造条件。

我们不能犯下错误。安理会负有处理叙利亚危机的历史责任。我们有义务制止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有义务避免可能危及利比亚和该地区和平的连锁反应。如果我们不采取行动，就是听任被压迫者被压迫者蹂躏，听任叙利亚人民遭受暴力和野蛮行径。如果我们不采取行动，就是听任内战之势压倒和平的解决办法。作为安理会成员，我们必须坚定地介入世界和平与安全事业。我们还必须把共同利益置于所有其他考虑之上。我们现在必须采取行动，以期最终结束叙利亚人民的痛苦，并使他们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

我们正在讨论一项决议草案，以便应对该国紧急情况，并找到可靠的办法解决该国不断恶化的危机。我今天重申我在 1 月 31 日所说的话(见 S/PV.6710)。阻止安理会承担其职责是不可接受的。让我们都支持科菲·安南的使命和阿盟的计划。在经历数月僵局之后，我呼吁中国和俄罗斯倾听阿拉伯人民和世界良知的声音，加入到我们中间来。

采取行动支持利比亚人民、也门人民和叙利亚人民的自由，就会凸显安全理事会面对以色列-巴勒斯坦冲突而无能为力的问题。

在中东还有一个民族，他们的愿望也必须得到承认。难道巴勒斯坦人所提诉求的正当性比不上该地区其他民族的诉求？巴勒斯坦人希望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国，这难道不是很自然的事情？以色列国的安全也必须得到保证。法国将始终支持以色列，保证其安全，决不妥协。今天，众所周知，两个国家和平安全地毗邻共存是唯一可行的解决办法，也是以色列安全的最好保证。

在和平进程一再失败、在多年的痛苦局面和多年来希望破灭之后，现在应该改变做法。这正是萨科齐总统 2011 年 9 月 21 日在大会上发出的呼吁(见 A/66/PV.11)的出发点所在。我们确信，我们再也不能继续抛开诸如安理会这样的多边论坛，也不能不寻求所有伙伴、尤其是区域和欧洲伙伴的支持。今后数月，法国将竭尽全力，争取最终建立中东公正、持久和平。

谈到该地区的和平与安全，我们不能不提伊朗。伊朗局势日渐令人担忧，该国政权正在推行显然具有军事性质的核计划，违反安理会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决定；他们发誓要把以色列从地图上抹掉；他们破坏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自由；令邻国担忧；他们压制本国人民的自由与民主愿望；他们日益孤立于国际社会。

安理会已经有力地表明立场，而且必须保持坚定，因为我们知道，有可能出现两种同样都不能接受的结果：伊朗拥有核武器或遭受轰炸。

回顾时下地中海南岸出现的和平革命与发展，叙利亚境内当前的悲剧向我们证明，合法性原则对任何政府而言都至关重要。一个政府一旦在其人民的眼中失去合法性，就注定会垮台。该地区现在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各社区和少数族裔是否能够在民族团结、相互尊重所有人的个人权利和人权的情况下和平共处？阿拉伯之春预示着自由权利的普及，我相信这是能够实现的。

卡瓦列罗先生(危地马拉)(*以西班牙语发言*)：我们感谢联合王国组织这次会议，并感谢主席先生你主持会议。我们感谢秘书长向我们所作的介绍。

我必须说，今天这次辩论会所选的主题既引人注目，又富于挑战性。同我们以往所讨论的内容非常具体、多少能够引起明确反应的其他议题不同，联合王国这次提出的一个较笼统的议题，有淡化我们可能希望传递的任何信息的风险。

我们不想贸然解释以 2011 年 1 月发生的举世瞩目的开罗塔利尔广场运动为典型代表的所谓“阿拉伯之春”的意义。人民非凡的勇气、冷静和团结，他们百折不挠的诉求，特别是其行动的和平性质，是对全人类的一种鼓舞。我注意到这些重大事件与我们地区 1980 至 1990 年间发生的从独裁政权向民选文官政府的过渡相比，有着巨大的不同，但我愿响应主席先生你提出的挑战，简单地谈谈从我们的经验中获得的经验教训，这或许对今天的辩论有一定的具体贡献。我意识到我们两个地区之间、甚至各自地区内部存在着巨大的历史、文化、宗教和政治差异，因此我谨冒昧地根据我国所发生的变化提 7 点看法。

首先，拉丁美洲各国的情况各不相同，中东各国的局势当然也是如此。例如在我国，我们需要根据危地马拉的具体现实，采取一种适合多种族、多文化和多语言的国家的办法，而且危地马拉的现实与拉丁美洲其他国家不一定相同。因此，不存在可以普遍适用的过渡公式，虽然民主价值在每个地方都是相同的，这样说似乎毫无新意，但在内部组织、司法和体制安排以及在公众参与形式等具体表达方式上，一国的情况与另一国之间可能会有极大的差异。

其次，文化价值很重要，特别是在力求建设一个人们相互尊重和相互容忍的国家的多族裔社会中。这种文化价值必须与民主社会以及经济和社会发展承诺相一致。举例而言，所有人不分性别、族裔、所属地区、种族或信仰，必须机会相同。我高兴地确认，

这些价值已经在我们区域得到建立和巩固，相信在我们今天辩论会所涉国家中，情况也会如此。

第三，取得进展的过程显然不是直线型的。在民主文化尚未充分建立的地方，建立多元化和参与性治理制度并不容易。需要加强，有时甚至创建各领域机构，包括建立坚实的宪法和法律基础、发展代表性政党和保证言论自由。这是一项复杂的任务。它涉及到各种既得利益，往往产生难以预见的后果，时常需要更改方向。重要的是要持之以恒，相信曾对文明世界作过重大贡献的古老文化一定会找到力量、创造力和领导能力，使他们的民主化事业开花结果。

接下去是第四点。民主化进程必须符合相关各国人民和国家社会的愿望，并征得他们的同意，必须是一种近似于民族共识的自主意识的产物，不能从外部强加。要形成一种全体公民都乐意接受的模式，往往需要经过长期的试验和调整，这只能印证我前面的意见，即这是一种长期的过程。这些进程必须满足自己的公民的意愿。此外，代议制民主要求公民相信他们选出的政府。

第五，今天在联合国内谈法治已成时尚，若干年前法治在我们的议程上还没有占据如此突出的地位。我要从我国的角度确认，建立坚实的体制来消除有罪不罚和公共财政管理及司法工作中缺乏透明度的现象至关重要。我们曾在和平协定中预见到这方面问题，但在解决跨国犯罪集团对我国法治构成的威胁时，又对此作出了更直接的陈述。要消除这种祸害，就需要加强我们刑事起诉、司法体系、民警甚至监狱系统的能力。目前中东地区的民主化进程肯定会遇到同样的情形。

第六，就整个拉丁美洲特别是中美洲而言，区域间合作在民主过渡中得到了极大推动。有着相同价值观的政府的出现促成了共识并增进了区域协作。就我们而言，合作解决共同问题和促进相互支持，加强了各国民主，有助于共同捍卫民主。我们认为，这一合作对于我们今天辩论会所涉及的国家有着现实意义，这已经通过阿拉伯国家联盟所发挥的日益重要作用得到体现。

最后，不要忘记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必要性。确实，人民寻求自由和尊严，但也要求改善生活，特别是在不平等现象严重的社会。有趣的是，根据本地区主要民意调查机构“拉美晴雨表”所提供的数据，经济表现与人们对民主的满意度两者密切相关。看来，人民不仅希望，而且也要求更多元化、更具代表性的政府为本国公民创造实实在在的好处。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人们对民主机构的满意度就会大幅下滑。

所谓的“阿拉伯之春”给人的总体感觉是正面的。所以，我在发言中着重谈了机遇而非挑战。所以，我也才故意避免涉及一些人认为在讨论中东问题时必须谈到的话题，比如必须制止以巴冲突或叙利亚局势，因为我们已在安理会其它会议上处理过这些问题。

拉夫罗夫先生（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搅动中东和北非的变革进程反映出这些国家的人民向往更美好生活、有更多自我表达机会、参与政治生活以及提高经济和社会福利，这些向往是可以理解的，我们理应给予支持。这些进程远未结束，人们也难以就其前景作出明确预测，因为它们有时伴随着文明、族裔、宗教、经济和政治方面的痛苦纷争，在区域安全领域造成问题。

国际社会的目标是，帮助确保这些变革给阿拉伯世界带来的利大于弊。优先目标是要确保变革是和平和民主的，基本人权和自由以及族裔和宗教少数群体——其中当然包括基督教徒——的权利受到尊重。我们感同身受地注视着埃及、突尼斯、摩洛哥开展建设国家的民主进程、也门政府努力通过打击恐怖主义稳定局势、以及利比亚过渡政府努力恢复本国正常生活、筹备选举和解除反叛团体的武装。我们正在提供宝贵的人道主义援助，并愿意帮助实现经济复苏。对于安理会所有成员来说，持续中的“阿拉伯之春”所造成的国际影响是它们最关注的事情。

我们认为我们已经可以得出一些结论。首先，无论在某种局势中确定什么目标，都不应通过误导国际社会或操纵安全理事会来加以实现。否则，安理会的信誉就会降低，其成员之间的信任会受到削弱，这就有损安理会今后作决定的能力。

第二，主动执行安全理事会授权的组织或国家必须对其行动向安理会负全责。这也适用于北约。正如所有成员所知，北约提议在利比亚设立禁飞区，但事实上却实施了大规模轰炸。可悲的是，尚未开展任何调查，对这些轰炸导致平民伤亡的情况采取后续措施。我们认为，秘书长应当援引 2008 年《联合国/北约秘书处合作联合声明》，来澄清该问题。

第三，外部使用粗暴武力进行干预的做法加剧了武器非法扩散的威胁，从而危及地区稳定。我们需要就叙利亚局势问题作出严肃决定。它仍是俄罗斯和整个国际社会严重关切的一个问题。仓促要求更换政权、为引发该国经济困难和社会紧张局势而实施单方面制裁措施、诱使反对派继续与当局对抗而非促进对话、以及要求支持武装对抗乃至外国军事干预，都是改变地缘政治面貌的危险做法，只会导致冲突蔓延。

毫无疑问，叙利亚当局对当前局势负有很大责任。但任何人都不应无视以下事实，即长期以来，他们的交战对象不是非武装人员而是战斗部队，其中包括所谓的自由叙利亚军以及包括基地组织在内的极端团体，它们近来实施了一系列残忍的恐怖主义行为。如果我们确实最关注并真心希望立即制止暴力并向平民提供人道主义援助，那么，现在我们就不应谈论是谁发动了冲突，而是应当讨论能够使我们优先实现停火的现实可行的做法。

从一开始，我们的做法就是明确和一贯的，目的在于通过叙利亚人主导的包容性政治对话和开展早该开展的改革，在避免暴力的前提下早日解决叙利亚危机。俄罗斯与阿拉伯国家联盟 3 月 10 日商定的以下五点解决原则就是本着同样的精神。一是制止各方的暴力行为；二是建立公正的监测机制；三是反对外部干预；四是应当畅通无阻地向所有叙利亚人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五是大力支持科菲·安南的工作，按照秘书长和阿拉伯联盟核准的工作范围的授权，启动政府与各种反对派团体的政治对话。在此基础上，我们准备赞同安全理事会通过一项决议，我们去年秋天在提出我们的决议草案时就愿意这样做。可悲的是，它没有得到安全理事会所有成员的支持。

“阿拉伯之春”绝不应被用作借口，来削弱对巴勒斯坦问题的关注。我们深信，在现有国际法律框架内全面解决中东问题之前，中东和北非发生冲突的可能性仍然较大。这是国际社会和安全理事会真正的历史性义务。

不幸的是，我们近来看到的趋势延缓而非推动了解决的前景。无论是在政治方面——安理会、四方和各方自己一再支持的解决原则受到质疑——还是在实务方面，以色列在西岸的定居活动实际上缩小了可供达成必要协议的面积。

令人特别关切的是，在以色列与加沙地带再度发生互袭事件后，停火协议遭到违反，双方平民在袭击中出现伤亡。在此情况下，国际社会必须加大努力。这首先是指四方，正如我们在今天开会前与我们的同事讨论的那样，它应当开始经常性地、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创造有利于以巴继续开展直接接触从而启动真正谈判的环境。我们大家都欢迎约旦的举措，该国今年 1 月在安曼举行了以色列人与巴勒斯坦人之间一系列十分有益的会议，我们希望此举继续进行下去。

俄罗斯还确认，我们提议与四方和阿拉伯国家联盟有关机构开展更密切的合作。我们相信阿拉伯和平倡议仍具有现实意义，其全面执行将确保建立巴勒斯坦国、保障以色列的安全，并实现整个中东的和平与稳定。俄罗斯准备与国际社会所有负责任的成员开展密切合作，以实现这些目标。

罗德姆·克林顿夫人(美利坚合众国)(以英语发言)：我们今天开会是要讨论席卷中东和北非的变革浪潮。虽然各国的经历各有不同，但所有这些民主运动都源自人们对于权利、自由、经济希望和人的尊严

的共同渴望。这些普世愿望载于《世界人权宣言》和《联合国宪章》，是我国以及很多国家的特性和历史的根基所在。这些原则以及为在本国社会实现这些原则而奋斗的人们，应当也需要得到我们的集体支持。该地区人民的勇气令我们感到鼓舞，因为他们表现出向前迈进的决心，我们认为应当支持他们的努力。

现在，我要比较谦逊地谈谈这些话题，因为我们知道这些革命不是我们的革命。它们不是我们发起的，也不是为了支持或是反对我们。但是，我们也知道，作为国际社会，我们拥有支持那些寻求和平和有意义民主变革者的资源和能力。我们还必须抱有意愿。

当然，变革正以不同方式、在不同地方发生着，在每种独特的情况下，我们的工具都必须符合具体情况。在安全理事会这里，具体有三个问题要求我们今天给予关注。请允许我首先谈谈利比亚和今天上午延长并更新联合国利比亚支助团任务期限的令人振奋的表决(见 S/PV.6733)。去年，安理会在阿拉伯联盟和世界各国的支持下，采取了行动，在利比亚人民最需要的时候为其提供了支助。今天的表决反映出我们对利比亚及其已取得长足进步的过渡政府的持续承诺。它也反映出我们认识到工作尚未完成。

我们将继续协助联利支助团努力支持利比亚政府将那些曾以变革名义拿起武器的人重新编入国家职业军队，使其重返和平社会。我们将继续帮助利比亚保障其边境不受扩散、贩运和极端主义的侵害，同时人道地对待难民和移徙者。在利比亚人民表现出如此巨大勇气、做出巨大牺牲后，我们为能帮助利比亚打造一个法治和尊重人权的新基础感到骄傲。

就在上周，凯卜总理在安全理事会这里(见 S/PV.6731)以利比亚人民掌控自己未来愿望的名义，有力和雄辩地维护了安全理事会提供的援助。

我认为，在安全理事会采取妥善措施以执行授权采取行动的各项决议方面，我们任何人都不必再多说什么。我们还在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市会晤了凯卜总理，在那里我们不仅讨论了利比亚在为公平和自由选举铺平道路方面取得的进展，还讨论了我们在安全、交换学生、民间社会以及在战争中受伤的利比亚人员的医疗护理等方面的合作。利比亚最终的胜利将不是一个独裁者的死去，而是一个成功、稳定和自由国家的诞生。

第二个问题是也门。自去年也门陷入暴力以来，安全理事会支持了海湾合作委员会和也门各利益攸关方为找到和平解决办法所做的努力。面对挫折，我们岿然不动。

前方有诸多挑战。但是，上月成功举行总统选举和就职是朝着也门历史上新的民主篇章迈出的前景光明的步骤。在也门继续其多年期过渡、改革其《宪法》、举行全民对话并继续处理其各项安全与人道主义挑战的过程中，我们必须保持介入并给与支持。

第三个问题是叙利亚。五周前，安理会未能团结一致反对震撼世人良知、在我们开会的此时此刻仍在继续而并未减少的可怕的暴力行径。我们受到阻挠，甚至无法谴责暴力并认可由叙利亚本国邻邦提出的和平计划。

美国坚信各会员国的主权与领土完整。但是，我们不认为主权要求安理会必须在政府屠杀其本国人民、并在此过程中威胁区域和平与安全时保持沉默。我们反对将政府军事机器的蓄意谋杀与遭围困平民被迫自卫采取的行动相提并论。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就在阿萨德接待前任秘书长安南的同时，叙利亚军队仍在对 Idlib 展开新的攻击，并继续对 Hamah、Homs 和 Rastan 的进攻。

我们注意到，上周末，阿拉伯联盟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开罗就必需结束暴力、提供充分和畅通无阻的人道主义通行以及由科菲·安南领导的、基于阿拉伯联盟和大会各项决议规定的政治进程达成了一致。

我们认为，现在到了所有国家，甚至是那些先前曾阻挠过我们努力的国家都支持阿拉伯联盟提出的

人道主义和政治做法的时候了。国际社会必须用同一声音，毫不犹豫或迟疑地表示，必须停止杀害无辜的叙利亚人，必须启动政治过渡。叙利亚人民理应享有与突尼斯人民、埃及人民、利比亚人民和也门人民现在拥有的一样的决定其未来的机会。我们在安全理事会这里的工作只是国际社会为协助中东和北非各国民主过渡所必须做的工作中的一部分。

我们必须支持区域内部发出的呼吁，以加强稳定、繁荣社会的每一块基石：一个顺应民情、问责的政府，一个富于活力和有效的经济，以及一个积极的民间社会。从政治角度说，包括在这个会议桌前就座的若干国家在内的许多国家都在如何建设持久民主方面具有独特和一手专长。我赞赏危地马拉外长的发言。这些正是我们可以也应该分享的经验。

在国家进行逐步改革的情况下，我们应提供支助。无论何地，我们都必须言行一致地捍卫民主和普遍人权的基本原则。

我知道，今天有些人质疑，伊斯兰政治是否真的能够与这些民主和普遍原则及权利相容。经历了“阿拉伯之春”的人民有机会回答这个问题。我们的政策是不注重各方如何称呼自己，而更注重它们选择做些什么。各政党，无论是信奉宗教还是政教分立的政党，都对其人民负有遵守本组织成立时所遵循的基本信条的责任，这些信条是：摒弃暴力；坚持法治；尊重言论、结社和集会自由；保障宗教自由与容忍；保护妇女和少数群体的权益；建立独立司法；促进媒体自由；一旦选举落败就交出权力；以及，避免煽动分裂社会的冲突。这些是应衡量我们所有人工作的标准，我们必需致力于坚持这些信条。

我们在世界上其它地方的经验告诉我们，成功的政治过渡是那些快速带来经济成果的过渡，特别是就业机会和对更美好未来的希望。要想取得成功，阿拉伯的政治觉醒也必须是经济觉醒。

同样面临这些优先事项的该区域各国政府将需要继续做出有时是困难的政策抉择，这是为包容各方、由私营部门主导的增长奠定基础所必需的。

作为八国集团今年的主席，美国正继续推进由法国启动的多维尔伙伴关系的工作，以促进区域一体化、经济参与、创造就业机会及实现稳定。

其中最后一点尤为紧迫。国际社会必须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有力支助，以便快速与埃及达成一项经济改革和实现稳定方案。我们呼吁埃及在本区域及世界各地的朋友准备好利用双边援助来加强基金组织在埃及的方案。当然，这些努力无论是经济还是政治方面的，都必须纳入妇女。我感谢秘书长将此作为他提出的五点意见中的一点。拉下一半人口的任何过渡都无法成功。

持久民主有赖于民间社会。我们自豪地为那些寻求改善自己社会的个人与组织提供支助。

我知道，有人会说，民间社会这个概念是西方强加于人的。但是，2011 年后，有谁还会坦诚地说中东、北非乃至我要补充说任何地方的民间社会不是本生土长的？我们知道，持久变革来自于内部。社会必须成为它们自身未来的主宰。但是，国际社会可以提供将有助于社会实现这些目标的工具。

在新当选的议会废除旨在控制公民自由的旧法律之际，我们应根据结社、集会和言论自由这些国际人权规范，继续为保护和培育民间社会的各项措施提供集体支助。该地区没有人可以躲避民众要求进行我们所见到的变革的呼声。当像伊朗这样的国家宣称在该地区捍卫这些原则，随后却凶残镇压本国人民并且支持叙利亚和其它地方的镇压时，其虚伪昭然若揭。

奥巴马总统和我本人一贯认为，巴勒斯坦人民与其阿拉伯邻国人民、以色列人民以及所有人民一样，应当享有尊严、自由和决定自己未来的权利。他们应当得到一个与安全的以色列毗邻共处、有生存能力

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我们从几十年艰险的外交生涯中了解到，实现这一目标的唯一办法是通过谈判达成和平，这不能从外部强行施加，我们将继续通过所有有效渠道，包括今天上午的四方磋商继续寻求实现这一和平。

也请允许我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从加沙发射火箭弹进入以色列南部的行为，这些袭击上周末仍在继续。我们呼吁有关责任人立即采取行动，停止这些袭击。我们呼吁双方——所有各方——尽全力来恢复平静。

最后，至关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认识到，接下来几个月我们要面对的选择影响力极为重大。要抵制蛊惑人心的呼吁，达成妥协和建立联盟，即便竞选失利也依然坚信他们的体制并且保护终将保护他们的原则和机构，这些都取决于该地区人民和领导人。每个民主国家都必须防范那些为自己的卑鄙目的而挟持自由的人。建设繁荣和民主社会非一天、一周甚至一年之功，需要坚持不懈地致力于这一目标，这也是我们的共同承诺。作为国际社会大家庭，我们必须帮助中东和北非人民充分享受他们为之冒了巨大风险的权利和自由。

波塔斯先生(葡萄牙)(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感谢你组织本次非常重要、适当和及时的辩论会。我也感谢秘书长所作的重要发言。

导致所谓“阿拉伯之春”的人民起义是自推倒柏林墙以来世界政治最强有力的变革。虽然这些变革始料未及，但它们证明了一条古老的政治规律：不改革，就革命。丧失历史责任感的政治领导人必将被历史所抛弃。长期以来，世界一直在纵容专制政权，对它们镇压自己公民的行为漠视不顾，并且对要求自由和尊重基本人权的呼声充耳不闻。

突尼斯和埃及的动荡动摇了这一模式的根基，臭名昭著的班加西大屠杀促使国际社会采取行动，捍卫联合国的价值观和宗旨。这些都是人民领导的进程。它们发生在“911”袭击 10 年之后，它们既不是从外部激发的，也不是由基地组织挑起的，这一点具有非常重要的政治意义。

目前整个阿拉伯世界发生的一切为该地区各国和整个世界提供了一个独特机会。现在，这些国家有机会选举民主政府、促进法治、保护和促进人权、重视妇女的作用、尊重少数群体，并且实现广泛的经济和社会进展。

国际社会也必须抓住这个机会，推动我们所有人共同秉持的联合国原则，从而为建立一个更和平、繁荣和稳定国际秩序创造更好的条件。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明确我们的目标和原则，同时力争避免以往的错误。请允许我提及葡萄牙的观点所依据的若干原则。

第一，有关国家人民继续主导这一进程至关重要。我们看到，这些本土的、由人民领导的进程是这些社会人民要求变革的勇气和意愿的结果。我们应当敬仰他们的典范行为，并且应当倾听和了解，并在需要我们提供支持的任何时候、任何地方提供帮助。

第二，各个国家都是一个单独的情况，必须应对不同的挑战。我们必须认识到存在的差异。世上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式。

第三，我们必须抵制试图输出政治模式的诱惑。人权具有普遍性，但政治模式是具体的。要靠各个国家的选民来选择自己的未来，我们必须毫无保留地接受可信、公平和透明选举进程的结果。

第四，我们必须认识到，在这一政治进程中，伊斯兰政党参与各国政府是一种自然现象。在民主社会中，政党将由人民根据它们的表现和满足公民期望的能力来予以评判。

第五，宗教自由对人的尊严至关重要。我们不应根据我们自己的宗教、社会或文化信仰来评判他人，我们期望其他人也这样做。我们必须区分信仰和狂热主义。

第六，建设民主社会需要时间和耐心。这条道路充满困难，往往还有矛盾。我们葡萄牙人从几十年前的自身经历中了解到这一点。

最后，目前正在经历此类历史性深刻变革的几个社会在体制、文化、族裔和信仰方面具有广泛的多样性，这有可能导致特殊的困难和安全关切。因此，这些国家的社会和谐统一和领土完整必须始终是我们优先关切的问题。

令人遗憾和骇人听闻的是，有一个国家——叙利亚——已经成为悲剧。与突尼亚、埃及、利比亚和也门一样，叙利亚人民和平地要求合法行使自己的基本权利。然而，就在此时此刻，对叙利亚平民百姓的无情镇压仍在继续。一年以来，男男女女和儿童遭到自己国家安全部队大规模和不分青红皂白地杀戮。人权，包括获得人道主义援助的基本权利遭到有系统地大规模侵犯。

国际社会通过大会、人权理事会和许多国家广泛参与的叙利亚之友小组，明确地强烈谴责了这些行动。阿萨德政权却继续对所有这些呼吁充耳不闻。该政权作出了改革的承诺，但并未可信地兑现任何承诺。

我们感到遗憾的是，安全理事会尚未能够拿出有力和一致的立场，以便制止暴力，并且为反映阿拉伯联盟提议的由叙利亚人民领导的政治进程开辟道路。还要再多死几千人，安理会才能负起责任？在叙利亚政权把该国推入血腥的派别冲突和内战之时，我们还要再坐视不语多长时间？

任命联合国前任秘书长和诺贝尔奖得主科菲•安南担任联合国秘书长和阿拉伯国家联盟联合特使是前所未有的举动，表明国际社会结束叙利亚人民苦难的意愿。他所承担的使命是防止叙利亚陷入内战的最后机会。

因此，我敦促安理会并呼吁其全体成员公开展示团结，充分支持安南先生以及他按照大会决议(第66/253 号决议)阐述的目标，即停止所有暴力、确保人道主义援助能够充分送达，并启动一个由叙利亚人主导的包容性政治进程。

阿拉伯世界发生的深刻变化使得以巴问题的解决变得更加紧迫。巴勒斯坦人民有权拥有自己独立的国家，在和平与安全中同以色列毗邻相处。巴勒斯坦人民已经为充分和有效管理自己的国家作好准备，这一点已得到广大国际社会的承认。只有通过双方之间在考虑到彼此正当关切情况下开展认真和可信的谈判，才能实现双方的合法愿望。

我们都知道，解决办法就在参数框架之中；缺少的是政治意愿。我们需要具体和实际的行动，使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返回谈判桌，按照中东问题四方和《阿拉伯和平倡议》的建议，进行实质性讨论并接受确切的日程表。欧洲人在这方面负有特殊的责任，我们必须为打破目前的僵局发挥积极作用。紧张局势正在升级，时间日益紧迫。为了避免新的暴力升级，双方和国际社会必须迅速行动起来。

大肆修建定居点、拆毁巴勒斯坦人房屋和驱离无辜民众的情况继续存在。这些行为是非法的。它们对巴勒斯坦机构和领导人造成损害。它们增加沮丧情绪并造成爆炸性的局面。我们呼吁以色列停止这些活动，因为它们对任何双方商定的政治解决办法的可行性都构成致命的威胁。以色列有正当的安全关切，但只有通过谈判解决，才能有效地充分予以解决。

葡萄牙保证同我们的阿拉伯邻国和朋友一道努力，数世纪彼此相识、共同历史和共同目标的纽带将我们联结在一起。我们将在双边以及联合国和欧洲联盟的框架内这样做。今后的工作是繁重的，但我认为，我们能够在通向自由、正义与民主的道路上，共同取得胜利。

韦斯特韦勒先生(德国)(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谨感谢你倡议举行本次会议并发挥了领导作用。我也感谢秘书长作了通报。

变革之风已吹到阿拉伯世界。这是因为该区域各国人民，尤其是青年，挺身要求自由、参与和正义。

我要祝贺突尼斯、埃及和利比亚以及摩洛哥、也门和约旦等国人民以各自方式取得了进展。

阿拉伯国家联盟响应了改革的呼声。我们赞扬它在过去 12 个月里发挥的建设性作用。

阿拉伯世界的变化反映了价值观念全球化的开始。世界各地人民要求获得普遍人权。联合国的价值观念正在逐渐深入人心。我们现在仍处于起点，但从长远来看，该区域全体人民都会受益。我们作为它们在欧洲联盟中的邻国，也会受益。作为邻国，我们准备提供帮助。

德国早就决定协助转型期国家。我们在提供援助时遵循三项原则。第一，改革必须来自内部。我们随时准备帮助那些选择民主改革的国家。第二，阿拉伯世界中没有两个国家是相同的。每个国家必须选择自己的道路并决定自己的速度。最后，我们知道，民主的道路并非是直线型的。这是一个艰巨的旅程，需要耐心和毅力。

自由和民主需要一个有希望的经济前景。我们已经向所有相关国家表示愿意与其建立变革时期伙伴关系。我们随时准备以知识、投资和欧洲的开放市场来支持它们。我们国际援助的重点应当是教育。对青年的良好教育是未来任何经济成功的关键。

西方许多人担忧政治伊斯兰的崛起。但是，那种认为伊斯兰同民主不相容的观念是错误的。我们同伊斯兰各民主党派进行了对话。

我们愿意尊重文化过渡。与此同时，我们期待各方对人权、法治、多元社会、尊重少数、宗教容忍以及本国内外和平做出明确的承诺。

妇女是该区域变革的推动力；我们敦促所有过渡期伙伴加强妇女的权利。

该区域的变革使得更迫切需要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两国解决方案问题上取得进展。因此，我欢迎四方主要代表出席今天的会议。各方必须尽一切努力缓解紧张状态，避免实地局势的升级。我对于加沙周围暴力的爆发深感关切。对无辜人民发射火箭是不可接受的，必须停止。

伊朗的核计划对区域稳定以及国际防扩散制度构成挑战。不能接受伊朗拥有核武器。

E3+3 和伊朗已表示愿意进行对话。我们希望通过政治和外交途径解决问题并为之而努力。仍然有时间做出外交努力。无论在核问题上情况如何，我们都不会忘记伊朗政权一直没有顺应该国人民的合法要求。

在也门，哈迪总统的当选是政治转变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两天前，我对萨那进行了访问。也门继续面临巨大挑战，但今天的形势远远好过一年之前。今天，存在着实现全国和解的真正机会。也门人民应当获得我们的充分支持。

我们都为也门实现和平移交权力而欣慰。海湾合作委员会发挥了关键作用。安全理事会和潘基文秘书长也发挥了关键作用。这些共同努力使由也门人主导的过渡进程得以展开。在许多方面，也门的情况对安理会而言，可以成为促成政治转变和解决冲突的一个模式。

本周是叙利亚和平抗议开始一周年。从一开始，德国就要求安全理事会采取行动。本会议厅中多次讨论了叙利亚问题，但安理会没有履行它的职责。和平抗议遭到可怕暴力和谋杀的镇压。8 000 死亡者中有数百名儿童。这一暴力必须停止，并且必须现在停止。

我们钦佩地看到，越来越多的叙利亚人为了更美好的未来，每天冒着丧生和肢体伤残的危险。在凶残的镇压和暴力面前，叙利亚人民每天都在勇敢地克服恐惧。他们的勇气来源于希望与绝望。让我们安全理事会的成员给他们更多理由来寄予希望而不是陷于绝望吧。

德国一直在为实现政治解决而不懈努力。我们必须阻止局势进一步升级。已经浪费了太多时间。我们认为有三个优先事项：第一，结束暴力；第二，人道

主义援助不受障碍的立即准入；第三，由叙利亚人领导的、以阿拉伯联盟决定为基础的和平过渡进程。

我坚信，只有叙利亚人民才能决定自己的未来。他们在过去 12 个月中已经表达了他们的意愿。谁也不能怀疑他们要求变革的愿望。我们对所有努力实现和平与民主变革的人伸出援助之手，尤其是对叙利亚全国委员会。在新的叙利亚国家中，所有叙利亚人，无论其隶属团体、族裔、信仰或性别，都必须能享有充分的权利。

我要借此机会感谢潘基文秘书长、阿拉伯联盟、联合特使科菲·安南、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纳瓦尼特姆·皮莱和瓦莱丽·阿莫斯女士的不懈努力。德国将继续在安理会、联合国其他机构及欧洲联盟，并与叙利亚人民之友小组的同道一起推动采取行动。发出强烈信号，采取有效行动，这是我们对叙利亚人民负有的义务。我们对叙利亚的人民、儿童、家庭和受害者负有义务。安理会的信誉取决于此；唯有如此，安理会才能不负《宪章》所规定的责任。

梅南先生(多哥)(以法语发言)：首先，我感谢联合王国组织今天的辩论会；它给了我们一个特别的机会，从人民的要求和当地正在发生的变革的角度来审视中东局势。我要感谢秘书长的通报，并对今天旅行到此地与会的各位部长表示欢迎；他们的行动表明了对我们面前的问题的重视。

一年多一点之前，面对一个警察所采取可说是微不足道的举动，一个突尼斯年轻人决定引火自焚，以表达他对继续生活在不平等现象日益司空见惯、无耻炫富与满目贫困比邻共存的社会中的愤慨之意，或毋宁说是感到绝望。

这一举动触发了正震撼着若干阿拉伯国家的影响深远的变革。实际上，这场革命堪比被黑格尔称为“光辉灿烂的黎明”的 1789 年法国大革命。从突尼斯到巴林，从埃及、利比亚到也门和叙利亚，年轻人奋起发出同一个声音，要求更多的正义，更大的平等，更合理地分配国家的财富。一句话，他们要求民主。

一些国家元首被前所未有的反叛的规模所震惊，被迫下台。但这并不足以重建平静，因为实际上，青年运动的目标是建立民主的新社会。把领导人赶下台可能只需要几个月时间，而建立这样一个民主社会就需要更长的时间，要作出更大的牺牲。

中东目前的局势构成大量挑战，但也为该区域的人民提供了重大机遇。这些挑战涉及以正义、平等和人权为基石重建国家。从这一观点来看，重建和平、安全与国家统一是当务之急。武器的无节制流动、武装民兵的出现、复仇和清算行为、拒不解除武装等现象使得局势更加复杂，所有这一切加剧了所涉国家和地区的不安全和不稳定。

另一个要应对的是人道主义挑战。在发生了革命的国家，成千上万人不得不逃离家园，在国内或邻国寻求庇护。这种局势需要有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然而调集援助或在难以进入的偏僻地区发放援助常常很难。正是在这种情形下出现了保护责任的概念。必须明确界定这一概念，以便在人权受到大规模侵犯的局势中能够加以落实。

必须指出，在这些挑战之上，阿拉伯世界的动乱提供了机遇，其中最重要的是言论自由，人民选择领导人的能力以及社会中的所有利益攸关方对公共事务管理的参与。中东革命提醒我们，建立良好的经济和政治治理对促进发展至关重要。

因为这种革命源于受过良好教育和培训的年轻人的失业现象、不可控制的贫困、飞涨的物价、司法系统的失灵、滥权与腐败，因此它们为相关国家及其他地方的新领导人提供了契机，把人作为发展的核心。这些领导人必须本着开放和互补的精神来创造有利于发展的条件。

尽管如此，新的民主国家和正在走向民主的国家不能独力重建。它们必须获得实质性经济援助，帮助它们为社会提供新的生活方式，使年轻人不必再诉诸绝望的举动。确实必须把建设民主社会和改善人民生活条件同时并举。阿拉伯世界人民的诉求现已成为历

史的一部分。如同任何寻求自由的动力一样，这些诉求是押上的赌注；就像任何赌注一样，这些诉求必须得到大力支持。

卢利什基先生（摩洛哥）（以阿拉伯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我要感谢你组织今天的部长级会议，讨论中东所面临的挑战以及中东人民由此获得在尊严、和平、稳定、尊重人权和法治的环境中生活的机会。我们还要欢迎秘书长潘基文先生参加本次会议。

阿拉伯地区近期发生的变革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该地区的人民重新获得了决定自己命运、影响政治决策、为建设自己的现在与未来做贡献的能力。这些变化的规模、深度和方法各不相同。它们带来了许多优势和收获，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诞生了真正的希望：往昔已被超越，未来在招手，那时社会各部门、各阶层都将参与建设尊重人民意愿、让人民参与建立民主的机构。

任何人都不应低估中东所面临的各种挑战。在讨论这些挑战时，我们不能不谈到给整个地区蒙上阴影并在最近数日出现危险升级的危机。中东稳定与安全所面临的最大、最危险的威胁在于以色列违反国际法、所签署的协议以及和平进程根本原则，继续推行占领和建造定居点的政策。

尽管国际社会一再作出努力，但巴以谈判仍然陷于僵局。以色列继续加紧从事其定居点活动，尤其是在耶路撒冷，并且建造隔离墙，围困加沙地带。所有这些都造成了沮丧和绝望情绪，从而威胁整个地区的安全和稳定。安全理事会所面临的紧迫和紧急挑战是为恢复谈判创造机会，并推动谈判朝着公正、全面解决问题的方向迈进。安理会必须力求尽早实现这一目标。

国际社会特别是其中具有影响力的国家，可以发挥巨大的决定性作用，对当事双方施加影响力，推动在实现公正、全面和充分的和平框架内落实两国解决方案。这种和平将保障建立一个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有生存能力的巴勒斯坦国，并无一例外地加强该地区各国人民的和平与安全。

在阿拉伯马格里布区域，姐妹国家突尼斯的天空出现了新的曙光，变革的车轮已转向建立民主体制和一个社会各阶层都参加的拥有合法机构的国家。在建立我们大家所期望的阿拉伯马格里布联盟过程中，突尼斯已成为新的积极参与者。

关于姐妹国家利比亚，尽管这个阿拉伯马格里布国家的人民在其过渡进程中面临种种困难和挑战，但任何人都不可否认，利比亚人民现在的情况比过去 40 年的任何时候都好得多。他们现在有着必要的决心、资源和技能，将使利比亚能够翻开其现代史上新的一页，并建立一个统一和稳固的国家。利比亚人民取得了胜利，获得了解放，这不仅是由于他们在艰难时刻表现出勇气和决心，而且也要归功于国际社会，尤其是阿拉伯国家联盟和安全理事会，及时提供了坚定不移的支持。

兄弟的埃及人民正带着极大的乐观情绪和克服一切障碍的决心，通过一系列得到本国各种力量支持的变革向前迈进。我们相信，埃及人民的智慧和历史将使他们能够克服一切困难，实现其对自由、民主和社会公正的向往。

在这方面，我们欢迎姐妹国家也门采取和平方法，通过在联合国协助下成功执行阿拉伯湾国家的倡议，确保以有组织的方式移交权力。

同时，我们对兄弟的叙利亚人民过去一年来所遭受的悲剧感到遗憾。这一悲剧极有可能演变成为内战，造成可怕后果。摩洛哥欢迎任命科菲·安南先生为联合国和阿盟联合特使。我们希望，他的努力将有助于制止暴力，协助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并奠定必要基础，以启动全国对话，从而执行阿拉伯决议，保障姐妹国家叙利亚的领土完整和统一。摩洛哥重申，安理会在落实阿盟相关决议以应对叙利亚局势时，必须以一个声音说话。

摩洛哥 10 多年前在穆罕默德六世国王陛下领导下启动的改革为摩洛哥王国朝着民主方向迈进并取得既有的民主进步提供了历史性动力。这些改革也有助于带来更多的个人和集体自由。在本国政治决心产生的完全源于国家内部的动力推动下，摩洛哥采取了重要措施，包括深入开展宪政改革，并举行了透明的选举，最终组建了一个致力于打击腐败、改革司法部门和注重提升妇女在所有领域的地位的新政府。我们随时准备继续与我们的兄弟分享我们在各个活动领域的经验，这些领域包括促成政治多元化、发挥民间社会作用以及为营建一个崇尚法律和秩序的国家而进行能力建设。

我们区域的任何国家不论其国内能力如何，都无法单独应对恐怖主义、分裂和发展挑战，或保障开放和民主。因此，任何国家努力和国家成果，若得不到以共同历史、目前需要和对共同未来的向往为基础的区域合作的补充和协助，都将是有限的。这种合作将加强本区域人民，使他们能够实现有利于各国的经济一体化。这就是我们希望在阿拉伯马格里布区域完成的事情。最近数月，该区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积极动向，令人感到乐观。我们将为维持这些势头作出不懈努力，以应对我们继续面临的许多挑战，以及我们的安全和领土完整所面临的危险威胁。我们希望，这些努力将得到该区域所有国家的积极支持。

最后，任何人都不可低估在实现民主过渡的各项目标方面必须克服的困难和障碍。同样，任何人都不应低估阿拉伯各国人民的活力或其根据各自特点、历史财富特别是经验克服这些挑战的能力。通往加强和建设民主的道路是漫长而艰难的，这要求我们带着智慧和远见来巩固稳定的基础，否则就不可能建立真正的民主机构和结构。国际社会在保障这些努力取得成功，并在民主过渡的每个阶段都给予支持和鼓励方面，负有巨大的责任，而且也应当发挥巨大的作用。我们希望国际社会将不会让期盼这一过渡的各国人民失望。

李保东先生(中国)：中方欢迎英国外交大臣黑格主持今天的安理会的会议。我也感谢潘基文秘书长的发言。

当前中东形势正在发生一些前所未有的变化，部分国家局势动荡，这自然引起世界的广泛关注。中东地区局势的发展，对世界政治、经济事务有着重要的影响。没有该地区的稳定和发展，当前世界经济的恢复就难以实现，世界的和平就存在巨大的风险。在国际经济和金融危机产生的后果不断显现的背景下，如同世界其他地区的人民一样，中东北非地区人民也有着寻求变革和维护自身利益的诉求。导致中东北非地区形势动荡不安和变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何妥善应对这些变化，需要我们深入理性地思考，需要全面综合地治理，确保这一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使人民的诉求得以更好地有序实现，我重点谈以下四点看法：

第一，我们要尊重地区国家人民寻求变革、发展的愿望和诉求，尊重地区国家和人民自主处理内部事务、自主选择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中东地区的问题主要应该由中东人民自己来解决。中东的前途命运应该掌握在中东人民手中。

第二，我们希望地区国家有关各方通过法治和非暴力途径表达政治意愿，通过对话协商等和平手段弥合分歧，通过开启包容性政治进程等方式达成妥善解决方案。我们呼吁所有各方避免暴力和武装冲突，尽快恢复国家稳定和正常的社会秩序。

第三，我们要恪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以及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尊重地区国家的主权、独立、统一和领土完整。对有关国家政治解决内部危机的努力，国际社会可以提供必要的建设性帮助。中方反对任何外部势力进行武力干预、推动“政权更迭”。制裁或威胁使用制裁无助于问题的妥善解决。

第四，安理会的决议必须得到全面和严格的执行，任何方面都不能任意地解读，更不能采取超越安

理会授权的行动。保护平民必须遵守国际人道主义法和其他相关的国际法，不能夹杂政治动机或目的。中方反对借“人道主义”之名行干涉内政之实。

中方始终坚定不移地支持阿拉伯正义事业，始终支持巴勒斯坦人民争取恢复民族合法权利的正义、合法的诉求。中方支持在 1967 年边界基础上，建立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拥有完全主权、独立的巴勒斯坦国，最终实现巴以两个国家和平共处。

当前中东和平进程深陷僵局。上周加沙地带局势再度紧张。中方对此深表忧虑。巴以和谈的停滞甚至倒退只能带来更多的动荡和冲突。越是面临复杂、严峻的局面，国际社会就越是需要加大外交努力，争取推动巴以双方早日复谈。中方赞赏中东问题“四方机制”的努力，支持安理会为推动中东和平进程发挥更大作用。

不久前，中国就政治解决叙利亚问题提出了六点主张。我们呼吁叙利亚政府及有关各方立即停止一切暴力行动，立即开启包容性政治对话，通过协商达成全面、详尽的改革路线图和时间表，并尽快予以实施。国际社会有关各方应尊重叙利亚的主权、独立、统一和领土完整，为叙利亚各政治派别开启对话创造条件。叙利亚危机十分复杂，政治斡旋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我们要坚持作出不懈的努力。中方为此多次派出特使与叙利亚各方接触，推动政治对话的开启。中方支持联合国和阿盟叙利亚危机联合特使安南为推动政治解决叙利亚危机发挥建设性作用，支持阿拉伯国家及阿盟在推动政治解决叙利亚危机方面所做的积极努力。我们重视和欢迎安南特使近日对叙利亚的访问，呼吁国际社会支持并为安南斡旋创造有利条件。

中方在叙利亚问题上没有私利。我们不庇护谁，也不刻意反对谁。中方恪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尊重叙利亚的主权及叙利亚人民的选择。任何外部势力均不应对叙利亚进行武力干预、推动“政权更迭”。中方支持联合国发挥主导作用，协调人道主义救援努力，帮助改善当前叙利亚部分地区的人道主义状况。中方将通过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向叙利亚人民提供 200 万美元的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方愿忠实履行自己的职责，同其他各方进行平等、耐心、充分磋商，推动叙利亚危机早日获得政治解决。

哈迪普·辛格·普里先生(印度)(以英语发言)：黑格外交大臣，让我首先欢迎你和其他各位部长出席安全理事会。我谨感谢联合王国代表团组织今天的辩论会，讨论过去一年西亚和北非的事态发展。我也要感谢秘书长、主席先生你和其他发言者今天在这里所作的宝贵发言。我们仔细地听取了各位所表达的意见，希望今天的讨论将有助于国际社会对该地区及其以外的事态发展带来的各种严峻挑战形成一种更加协调一致的共识。

一千多年来，西亚和北非社会在世界历史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它们以其人民的智慧、战略位置，近来又以其自然资源，赢得世界的广泛关注。几个世纪以来，该地区国家同世界其他地区国家建立了多方面的社会经济和战略联系。该地区的事态发展对地区内外产生了影响，自然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

印度与阿拉伯世界的关系较为独特，我们有着长期的历史和文化联系。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对印度本国产生了深远影响，造就了具有丰富多样性和本质上具有持久统一性的综合文化。该地区有 600 多万印度人，我们与其有着非常密切的经济和贸易联系。它也是我们能源需要的最重要来源，而且因为是我们的远邻，所以对印度至关重要。

始于一年多以前的西亚北非动荡，其根源在于人民渴望在塑造自身命运过程中发挥更大作用，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这些愿望不能通过暴力或武装斗争来实现，也不能通过外部开出的药方达成解决办法。事实上，鉴于外来干涉的历史，此类药方不仅在社会各阶层的眼中是可疑的，而且还有可能导致问题的加剧。

国际社会在应对西亚北非的事态发展时，需要使用其所拥有的一切外交工具，在那里帮助有关国家转

型为具有包容性、参与性的政体，同时维护社会稳定与团结。由于民怨的确切性质因国家而异，所以没有哪一套措施能够适用于所有国家。各国解决问题的办法都必须考虑到社会的具体情况及其人民的才智。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解决办法不能包括武力干预或对平民加以武装。此类做法只会进一步加剧流血和不稳定，导致新的边缘化群体。它还有可能助长极端主义和不宽容现象，而地区内外将会感受到这些现象的负面后果。

我愿回顾，印度国父圣雄甘地曾说过，“非暴力是人类拥有的最强大力量”。即使在去年，我们看到，只要是在非暴力情况下发生的变化，不仅局势会更快恢复正常，而且所发生的变化也会被全社会接受。因此，我们经过深思熟虑后认为，西亚北非有关国家的政治领导人应当在没有暴力和流血的氛围下，通过满足本国人民愿望的国内政治进程来解决其问题。必须遵守国家主权、政治独立、领土统一和完整的原则。

国际社会应当——包括通过在联合国主持下——使用外交手段，并在政治、安全和司法部门改革、起草新宪法和法律框架、选举机构和开展选举等方面提供技术援助。必须避免在选择性或片面解释联合国授权的基础上采取行动，以确保通过和平和包容性的政治进程实现社会各阶层的长期和解。

国际社会还需要行动起来，迅速解决西亚北非地区长期未决的问题，即阿以冲突，其中包括以巴问题。该问题不能因为该地区其它事态发展的喧嚣和对它们的关注而受到忽视。该问题不解决，西亚北非的事态发展就不可能得到妥善处理。除此以外，如果巴勒斯坦人民感到自己被边缘化，感到其困境完全不受重视，那么我们就很有可能面临发生暴力的危险。他们的抗议会变得更激进，除非采取行动制止对阿拉伯领土的占领，从而使该地区各国人民都能够在其各自土地上享有和平和建立合作关系。此外，国际社会对于民主和政治改革的呼吁，对于生活在占领下的巴勒斯坦人和该地区其它国家的人民来说感觉是空洞的。有鉴于此，必须立即采取一些重要措施，其中包括制止所有定居点活动，以及安理会积极考虑巴勒斯坦申请加入本组织的问题。

印度作为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支持该地区国家采取措施，在避免暴力和流血的情况下消除民怨。印度愿与有关国家在建设民主、多元政治机构方面交流经验，并与它们在起草新宪法和法律框架、司法和安全部门改革、建立公正、独立的选举机构来开展选举以及人力资源开发包括训练和技术援助等领域开展合作。

印度将继续支持安理会应对挑战，协助西亚北非国家在避免诉诸暴力或侵犯人权的前提下落实所需的政治改革，建设能够使所有人都可参与的包容性政治制度。只有这样才能在该地区内外建立长期和平、安全与稳定。

桑库先生(南非)(*以英语发言*)：南非表示赞赏秘书长潘基文先生向安理会通报情况。我们感谢联合王国代表团安排举行本次重要辩论会。我们反思导致阿拉伯世界政治巨变的重大事件，的确具有重要意义。更重要的是，这是一个交流看法的机会，可以讨论如何处理仍身陷冲突和正处于冲突后阶段的国家。2011年将永远铭刻在世界人民的记忆中，它是阿拉伯人民起义的一年，这些起义的特点是大规模抗议和武装暴动等等。

我们对阿拉伯国家民众起义所作的评估表明，这些抗议是要求摆脱数十年极权统治，实现政治解放；要求均衡分配财富和权力；要求参与包括治理在内的民主进程和获得经济机会等等。这些国家中有很多是殖民者经由《赛克斯-皮科协定》建立的。

很显然，多年来生活在压迫政权下的这些国家的人民已经忍耐到了极限。事实上，这些社会的社会契约已经崩溃，而且无法再修补。阿拉伯之春清楚地表明，这些国家的人民多么渴望自由、民主和其它基本人权。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厚达五卷的《阿拉伯国家人类发展报告》对阿拉伯革命的起因和警讯提出了有益的

见解。2002 年出版的第一版指出，阿拉伯世界缺乏民主，有损人类发展，是政治发展滞后的最令人痛苦的表现之一。

此后，即 7 年后，2009 年版《报告》进一步指出，阿拉伯国家约 30%的青年处于失业状态，50%多的人口在 24 岁以下，到 2020 年需要创造 5 100 万个新工作，才能避免失业率上升。这些和其它类似报告本应引起阿拉伯世界的警觉，促使各国政府认识到，人民特别是青年的社会经济和发展需要必须得到满足。多数乃至全部起义都是由青年发动的，这一点不足为奇。

显然，在当今迅速全球化和一体化的世界上，阿拉伯世界的动荡不仅影响到阿拉伯各国人民，而且也不局限于阿拉伯世界。世界其它地方也受到多方面的影响，其中包括油价上涨、难民增加、非法武器增多和国家间紧张关系加剧。鉴于非洲与阿拉伯世界之间的血缘纽带，非洲大陆受到了阿拉伯革命不利溢出效应的消极影响。在这方面，我们谦恭地提出以下意见以供考虑。

第一，南非坚信，至关重要的是政府要尊重人民的意愿。因此，必须让该区域各国人民有机会决定自己的未来。只有在各种既定体系反映区域各国人民愿望、包括妇女和青年愿望时，才能做到这一点。

第二，安全与发展彼此关联。正如安全理事会在 2011 年 2 月份的主席声明(S/PRST/2011/4)中所确认的那样，历来有关安全问题的审议与措施不再能脱离发展问题。安理会还肯定发展是其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工作中的一个基本要素。我们强调，这并不一定意味着安理会要取代联合国系统其它机构承担的发展职能，而是意味着它应在《宪章》授权范围内，在相关审议工作中考虑到社会和发展问题。有鉴于去年中东和北非事态发展的性质，安理会应更多地偏重于该区域人民面临的相关发展挑战。

第三，南非重申，它认为安理会应制定一项综合预防战略，从而加强其预防冲突的机制。该战略的核心应是加强联合国和区域预警机制。我们认为，至关重要的是，还应将发展层面纳入我们预防、解决和管理冲突以及冲突后建设和平的工作。

第四，与我刚才提及的事项相关的是，与国际金融机构特别是世界银行和区域发展架构的伙伴关系对于巩固转型国家的和平努力至关重要。同时，我们强调针对具体情况并由国家主导的措施的重要性。

第五，在这些国家向民主过渡的过程中，有必要通过和解与过渡司法方面的努力，来处理过去犯下的谬误。应开展和解努力，并得到安理会的支持。我们警告不能主观决定应做出多少努力，因为每一个冲突都是独特的。国际社会应在这个重要领域支助该区域各国人民。

与和解努力相关的是，必需确保遵守法治。1 月份，安理会强调必需普遍遵守并实行法治，而促进法治与司法是和平共存不可或缺的一个要素(见 S/PV.6705)。该次讨论强调了冲突中和冲突后局势下促进司法与实现和平之间密不可分的关联。

最后，我们应提出警告，国际社会包括安全理事会利用阿拉伯人民的苦难来谋求私利、推行政权更迭不利于国际和平与安全。作为联合国，我们应遵守我们声称极力推崇的那些国际法。因此，联合国自身和执行其任务授权的各国都应自始至终遵守国际法。

在处理这些重重挑战的过程中，我们必须与各区域和次区域组织合作，它们常常掌握对某个具体冲突动态的深层了解，常常知道要采取什么解决办法。我们看到，最近这种合作在也门产生了积极成果。我们希望它能同样帮助解决叙利亚局势。

尽管“阿拉伯之春”给阿拉伯世界许多人带来了一线希望，但是不幸的是，它并未解决一些旷日持久的侵犯人权和殖民化的问题。在这方面，我们想起了西撒哈拉和巴勒斯坦人民所处的困境，尽管该区域掀起了政治和经济变革的巨浪，但是他们却仍在期盼自由。

最后，前任秘书长、叙利亚问题现任特使科菲•安南曾表达过的看法今天依然有效：

“没有安全，我们就不会有发展；没有发展，也不会有安全。不尊重人权，我们就既不会有安全，也不会有发展。除非推进所有这些事业，否则我们将一事无成。”

我们借这些话语，向谋求自己更美好未来的阿拉伯世界各国人民表示支持。我们希望，我们为改善这些国家人民生活所作出的努力，其核心是要以这样的理念为指导：营造一个公民能够和谐生活、发挥自身潜能并享受更自由生活的环境。

梅赫迪耶夫先生（阿塞拜疆）（*以英语发言*）：首先，我愿感谢联合王国召开本次有关中东局势的辩论会。我们欢迎威廉·黑格国务秘书阁下、潘基文秘书长及其它贵宾参加本次非常重要的会议。

要为讨论中东各国社会面临的未决挑战找到一个起点，继而从这些挑战推导出它们各自带来的机遇，这可能是一项艰巨任务。毋庸置言，去年以来席卷该区域的变革浪潮大幅改变了中东及更广泛区域许多社会的安全局势和政治及社会现状。让该区域一些国家走上转型道路的动荡从根本上重塑了该区域过去的典型特征。

这些变革反映出人民对更大自由和更广泛政治参与抱有的自然愿望。在此背景下，应赞扬并支持人民希望在民主国度中，在国家机构正常运转、遵守法治并尊重人权的情况下决定其自身未来的意愿和不屈不挠的努力。我们认为，持续一致和坚持不懈的努力将导致既定目标的实现。

与此同时，尽管民主过渡进程给人带来了希望，但我们不应忘记，这是中东历史上责任极其重大的一个阶段，需要保持高度警惕，并作出艰苦卓绝的努力，以避免对该区域的未来作出错误估计和出现不可预测性。将暴力作为实现政治目标的一种手段，这种方法本身就不是民主的，因为民主不能靠武力推行，也不能从外部强行施加。任何单一国家或整个区域的任何进程都必须建立在妥善的合法基础上，同时各国政府应将经济和民主的逐步发展作为目标。阿塞拜疆赞扬若干中东国家当局在社会各阶层和政治力量的参与下，为找到谈判达成的有效解决办法而作出了和解努力。

我们遗憾地看到，中东和平进程缺乏进展。与此同时，阿塞拜疆赞扬并高度赞赏约旦为振兴对话和恢复谈判以实现全面、公正和持久解决所做的持续努力。

阿塞拜疆对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持续的非法定居点活动深表关切。定居点不仅影响巴勒斯坦人的各种权利、自由及日常生活，还严重破坏和平进程，并且更加危险的是，还危害到两国解决方案以及一个可以生存的巴勒斯坦国的诞生。

在这方面，我愿再次强调，与某些其它众所周知的涉及无端和非法领土诉求、包括那些以关爱少数族裔为藉口的局势不同的是，巴勒斯坦人民的自决权和建国权已经得到认可。

关于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和世界上其它地方的类似情况，我们的出发点是，必须重申继续适用一切相关的国际法律规范，实现旨在巩固军事占领的活动的无效性，启动紧急措施消除这些活动的不利影响，并阻止进一步采取同样或类似的做法。

安全理事会不能继续对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和人权法的情况熟视无睹了。在履行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首要职责的过程中，安理会必须做出充分回应，以结束非法做法和政策，确保人权和基本自由得到遵守和尊重。同样重要的是，要通过促进社区间的对话与和解，充分利用文化多样性的优势，同时坚决反对和摒弃对少数民族和宗教不容忍的一切表现。

叙利亚局势依旧令人不安，暴力和侵犯人权行为泛滥，导致平民死亡人数不断增加。我们强烈认为，解决叙利亚危机的唯一办法是通过一个由叙利亚人领导的包容各方的政治进程，在其中，所有国家利益攸关方都表示出和平解决危机的决心。阿塞拜疆鼓励叙利亚各方与联合国和阿拉伯国家联盟联合特使科

菲·安南先生充分合作。我们希望，特使的使命将有助于结束暴力，促进和平解决危机。

正如已在本次辩论会上指出的那样，压迫不会带来稳定、和平或安全，而且，压制基本自由的政府永远都将是不稳定的。作为一个承受着领土长期被占领和由此产生的大规模人员流离失所之苦的国家，阿塞拜疆认为，同样的理解应当同等适用于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意图以武力攫取另一个主权国家的领土并授权袭击平民和进行族裔清洗的国家政府的行为是不可容忍的。至关重要的是，国际社会应当团结努力，并且发出同一个声音，反对在国与国之间关系中推行压制性政策，克服相互不信任和双重标准，并且实现国际法的统一适用和国际关系的民主化。

奥索里奥先生(哥伦比亚)(*以西班牙语发言*)：主席先生，请向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外交和英联邦事务国务大臣威廉·黑格先生表示，我们十分赞赏他今天和我们一道参加本次辩论会，也感谢其他国家的外长前来参加会议。哥伦比亚外长本来打算与会，但由于不可预见的原因无法前来。我还要感谢秘书长对今天所审议问题作了很有意思的分析，很好地揭示了目前的事态发展。

在过去一年中东和北非各国发生的事件——亦即构成我们所说的“阿拉伯之春”组成部分的事件——中可以找到若干共同特点：参与者以受高失业率影响的青年人为主，排他性的政治制度不能充分代表社会各界利益。我们还必须补充指出新信息技术对人民运动凝聚力及其领导过程的影响。在这些深刻的不平等以及政治、经济和社会排斥交织的情况下，一个旨在从根本上改变现有秩序的进程出现了，它寻求的是经济和政治改变，使人们能够参与其中，并且开启新的表达意见的空间和手段，总而言之，它们体现了对于基本权利的诉求。

虽然存在这些共同要素，但该地区各个国家的变革进程走过了非常不同的道路，正因为如此，我们需要根据各个情况自身的特点进行分析。国际社会对由这一进程产生的挑战和机会作出的反应一直以预防、停止暴力和停止对大声疾呼尊重其基本人权和自由的平民百姓的暴力镇压为中心。这些人权和自由包括选举和结社自由、承认妇女权利和性别平等、少数族裔的权利以及获得经济机会的渠道。

在一个如此复杂和对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来说至关重要的地区中，国家当局在满足渴求改革的民众的要求和期望方面遇到了巨大困难和制约。为了战胜过去的极权主义和派别纷争，仅仅定期举行选举是不够的。需要逐步建立政党、加强民间社会组织和意识形态的多元化、自由获得信息，并且行使基本自由和人权。这需要时间来学习，也需要国际社会坚定支持各国的努力。朝更民主和更有代表性的社会过渡需要社会各界汇聚在共同原则和目标的周围，并且参与进来。必须作出健全和适当的体制安排，以便引导各种社会需求，同时在建设将涵盖公民与其政府关系方方面面的机构和法律框架时避免两极化。

国际社会震惊地看到叙利亚境内针对平民百姓过度使用武力的情况有多么严重。我们在那里看到有系统的暴力和侵犯人权行为，在一些极端情况下，这些行为已达到被界定为危害人类罪的程度。这种情况是不可接受的，我们，特别是安全理事会必须利用它所掌握的机制，对此予以坚决谴责。

哥伦比亚坚决地支持并参与了国际社会的努力，力求结束这种前所未闻的局面以及一切形式暴力和侵犯人权行为，并且推动朝民主和多元制度过渡。为避免此类情况，安全理事会应当着力使用它拥有的预防性外交手段，以减少由武装冲突构成的威胁以及与之有关的人命代价。我们必须使用我们可以使用的一切和平手段，根据《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和宗旨，并且在充分尊重各国的领土完整、国家统一、主权和政治独立的情况下，保护平民免遭暴力侵害。

安理会必须与区域组织保持紧密合作，并且把旨在通过调解和斡旋来预防冲突的战略作为优先事项。阿拉伯国家联盟、非洲联盟、伊斯兰合作组织和海湾合作委员会处于优势地位，它们有着与主要行为体进行接触的独特渠道，对该地区局势有独特了解和经

验，因此，它们作为战略伙伴进行参与对于制订适于该地区每个国家具体国情和特殊需要的行动而言，至关重要。我国自然完全支持这些组织采取的行动。

如果我们能够认识到政治和文化背景，而且，如果各国政府和人民都能继续为巩固已取得的进展而共同努力，那么我们和国际社会在这些情况下提供的支持将会更加有效，并且更可持续。“阿拉伯之春”这一自发的运动为逐步建立以尊重和真正执行民主原则和法治为基础的国家和政府开辟了道路。最近组建的各国政府应当牢牢地把尊重民众权利，提供基本社会服务，创造就业，并且创造条件以促进可持续经济发展从而不加区别地切实惠及所有公民作为其合法性的基础。

哈龙先生（巴基斯坦）（*以英语发言*）：我热烈欢迎威廉·黑格先生和联合王国常驻代表召开今天的高级别辩论会。我也要借此机会欢迎秘书长以及美国、法国、俄罗斯、德国、危地马拉和葡萄牙等国尊敬的外长。

主席先生，今天我坐在本会议厅中，首先要提到你在剑桥的杰出同胞斯蒂芬·霍金先生及其同行，他们同他一道勘察宇宙，特别是划定黑暗空间。这些黑暗空间占据当今宇宙的绝大多数空间，我今天在本会议厅中，在许多冗长的责难中见识了这种空间，这些责难中的话虽多却等于没说。霍金警告我们大家，占据宇宙绝大部分的黑暗空间并非休眠空间。这些广袤空间的大多数总有一天会释放出无声的怒气，他提醒我们作好准备。我认为，我们应当对今天本会议厅中我们没有说、或不敢说的许多话作好准备。

在今天讨论的北非和中东，我们目睹了重要的事态发展。我国坚信必须实现人民的愿望和权利，他们要掌握自己的命运，要发表意见并获得听取，并且要能过追求自己的合法愿望。应当不遗余力地接纳这些努力。因此，作为一项原则，我们强烈谴责对和平抗议者使用武力和侵犯人权，不管这种行为在哪里发生，也不论凶手是谁。

作为较大的民主国家之一，我们坚决致力于联合国的理想、价值观和原则，并认为应当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以符合国家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的方式，和平地接纳人民的合法愿望。

今天，为了支持这些陷于冲突的社会，我再次敦促安理会牢记，如果没有外来帮助，世界的任何运动，包括伟大的革命，都不会成功。任何运动都不是靠笔墨来完成的。任何从道德高度趾高气扬地为原则立场自圆其说的人，确实非常需要降低高度，慢慢地走在可被称作卑微的地面上。

但是，我们向人民的合法愿望所提供的支助，必须在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的范畴之内。干涉主权国家内政和支持政权更替之类的概念，同国际友好睦邻的风尚格格不入。

今天讨论的该区域的变革，常常被称为“阿拉伯之春”。春天的概念，令人想起重生、变更、复兴、温暖和美丽的形象。它应当有一种宁静与和谐的氛围。最重要的是，这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即不能强求，也不能一蹴而就。必须理解这一点。冬天转变为春天，春天终结了冬天的严酷。因此，必须任凭这一变革的自然过程不受阻碍地发展。因此，我们欢迎本地领导的、表达人民愿望的和平变革。必须由人民自己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而不是，我再说一遍，不是靠外部强加的办法。

8 月 29 日约旦外交大臣纳赛尔 •朱达先生向欧洲议会外交事务委员会发表了出色的讲话，我一再提到他的发言。他告诉委员会，如果没有中东和平，就不会有完整的“阿拉伯之春”或阿拉伯觉醒。并且，如果不解决以-巴冲突，中东永远不会实现和平。这正是我发言的背景——阿拉伯不满的严冬。当冬天驻足不去，我们能否迎来茂盛的春天？我不这样认为。剥夺巴勒斯坦的自决权，是该区域动荡的核心因素。如果要实现中东持久和平，也必须在叙-以和黎-以冲突方面取得进展。以色列必须按照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的有关决议，完全撤出被占领的黎巴嫩土地和被占领的叙利亚戈兰。

随着以色列持续开展定居活动，巴勒斯坦人建立一个自己的有活力国家的希望正在迅速泯灭。最近政治事务部代表和一些会员国在向安理会的通报中，严峻地提醒我们这一事实。人们普遍认为，巴勒斯坦被占领土的局势正在变得日益动荡。鉴于定居活动和定居者暴力日益增加、加沙地带继续遭到封锁、人民经济前景暗淡、圣址遭到亵渎、巴勒斯坦囚徒处境恶劣等等因素，人民自然会感到提心吊胆。星星之火可以成为燎原大火。

我们也谴责从加沙地带发射任何管状炸弹，但我们认为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最大威胁来自某个特定方面。然而，安理会依然不为巴勒斯坦人民做出任何令人信服的事。安理会成员每次开会，我们都会被告知，四方机制正在讨论这一事项。我们等待有朝一日四方机制拿出成果，从根本上改变巴勒斯坦人民的困境。

我们曾提出动议，我们可以做的最好的一件事，就是如果商定应该向加沙提供所需物品，那么，我们应当通过联合国派一支船队在海滩登陆，并向居民提供他们需要的安全和粮食。我们强烈认为，现在同任何时候一样，是向占领国发出强大、一致的信号的适当时机，要求它停止活动，特别是夺取土地的活动。

这里不断出现一个问题，我希望一劳永逸地打消它。我可能成功，也可能不成功。这个问题基本上是，只要有人提问伊斯兰同民主是否不相容，答案是它们并非不相容。只有亨廷顿真的认为它们不匹配。我认为，甚至在这方面，也只是个时间问题。但我要着重强调，我们的先知基本上把伊斯兰教中的所有兄弟都称为兄弟，要求他们与别人分享有余，分担所欠。我认为，没有比这更能体现民主的了。此外，他让穆斯林信徒和平地走向世界。为了学习，他告诉穆斯林人到中国去，而中国并非一个穆斯林兄弟国度。这没有关系。它表现出先知这个人的远见卓识。当他发现他的兴起之地麦加的状况对穆斯林没有好处，他就告诉他们到兄弟般的埃塞俄比亚国王那里去，而这位国王恰好是一位基督徒，先知说，国王会照看他们的。这种广泛的联络显示出已有的美好。我们无需把亨廷顿捧得太高。

在结束这一部分发言时，我要重申，我们支持巴勒斯坦人民争取和平、自决权和尽早成为联合国正式会员国的正义斗争，就像我的印度同事所说的那样。我们认为，巴勒斯坦问题将继续作为中东所面临的最大挑战。中东人民通过阿拉伯之春实现了他们的愿望，这一浪潮为巴勒斯坦人民提供了机会。我认为，巴勒斯坦人民也应当获益，而不是失利。我重申，正如约旦外长所说的那样，这一核心问题不得到解决，我们便无法在这一地区看到真正的和平。

我还要谈谈秘书长在其发言中提出的五个要点。我认为这些要点很重要，秘书长本人就是这么说的。

他首先谈到领导人选择有意义的改革之路，说人民不想要浅尝民主滋味的面子上的变革。我认为，多年以前，一位伟大的美国总统谈到了四个自由。我认为，联合国方面必定有一个基本意愿，要求大会和安全理事会采取根本立法行动，规定立国的基本民主要求，这些自由应列入这些要求。每个希望成为联合国会员的国家都必须在某一阶段解决和面对这一具体问题。我认为，只是把它们称为支柱还不够；至少必须在立法上把它写入世界上所有的文件，像促进多元性和少数人群的权利这类因素应当是最低要求。

我们刚刚庆祝了国际妇女节。妇女每年过一次节，而她们恰好在世界上占多数。我认为我们必须先纠正这些问题。我们必须懂得，妇女要发挥关键作用，否则我们会一事无成。

我也十分重视他讲的第三个方面，即妇女曾经站在街上和广场上要求变革，现在有权坐到桌旁，真正影响决策，免受暴力、恐吓和虐待。这正是阿拉伯之春此刻的现状。安理会的 8 个成员上周会晤了来自突尼斯、利比亚、埃及、叙利亚、黎巴嫩和也门的妇女，我们听了她们的叙述，感到震惊。她们谈到一件事，我想我们应当在此表示非常强烈的支持，即：联合国提供的所有资金的 25%必须特别指定交到妇女手中。

别忘了，她们占世界人口的 75%。妇女要给孩子喂饭穿衣，照顾他们，不光要干所有的活，而且非干不可，但她们却得不到丈夫工作的福利，在第三世界国家尤其如此。此外，访问联合国、与之通话或会晤的所有代表团都应当有 25%的妇女组成。我们需要确保她们成为一部分。她们在我们所称的这个“春天”里所做的牺牲比任何其他人都多，因此，要让她们成为完整变革的一部分。

说到第四个支柱，即青年人的机会，亚洲有 2 亿多青年人。我认为这种重要性不容否认。

必须让巴勒斯坦人获得区域和平。如果曾经有过一个鲍尔弗宣言，使以色列国能有今天，那就让我们也为巴勒斯坦人来一个鲍尔弗宣言。

最后，关于世界和平与中东，我要强调，虽然我们了解出于安全会产生各种需要，但是若能阻止伊朗局势向冲突发展，则对该地区和全世界都更好，因为这种冲突会对世界造成非常不幸的影响，对世界和平来说可能会像谚语中说的那样成为压断骆驼背的最后一根稻草。我希望不至如此。我们了解其严重性。我们也希望，随着在这里的外交活动不断积累，我们会做得更好些。

主席(以英语发言)：摩洛哥代表请求再进行一次简短发言。

卢利什基先生(摩洛哥)(以法语发言)：我的发言很短。刚才，有一个代表团认为有必要谈到一个与今天的辩论毫不相干的局势。它所做的比较既缺乏根据又不合时宜。我既不打算跟它学，也不想迎合这种打断辩论会的企图，更不想偏离我们希望本次高级别会议能够产生的支持和鼓励的积极信息。这是我们的目标，也应当是所有代表团的目标。我希望每个代表团都恪守这个前提，以积极方式作出贡献。

主席(以英语发言)：发言名单上没有其他发言者了。安全理事会就此结束现阶段对其议程上项目的审议。

中午 12 时 30 分散会。